



# 电影《欢迎来龙餐馆》结尾的阿拉伯男孩

2026年夏天,电影《欢迎来龙餐馆》热映。一张阿拉伯面孔出现在故事结尾,介绍了那道招牌烩饭,戏份不多,却让人难忘。

他叫方浩明,是迪拜中阿卫视驻华记者。2000年,方浩明出生于伊拉克巴格达,2011年随家人移居中国宁夏。扎根中国15年来,他从一名不懂中文的插班生,成长为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。当观众为战火中的孩子们揪心时,镜头外的方浩明,正是从那片废墟里走出来的孩子。当地时间2003年3月20日清晨5点35分,数十枚“战斧”导弹划破巴格达夜空时,方浩明还不到3岁。参演这部电影,他像是在回望自己的来路。“真实的伊拉克,比想象中的还要残酷,比电影可怕百倍。”方浩明说。

以下是方浩明对记者的讲述。

## 一把“玩具枪”

2022年的一天,我接到《欢迎来龙餐馆》剧组的邀约。起初我拒绝了,因为我经常出差跑新闻,没时间拍戏。但导演文牧野跟我说,这是一部反战题材的电影,故事发生在中东,讲一个中国厨师在战火中开餐馆。中东、战争、反战,这些关键词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角落。我告诉导演:“不管是什么角色,我必须演。”

等到我真正走进片场,立即被布景里的广告牌、废墟、涂鸦勾起了回忆。镜头里的爆炸、哭喊、逃亡,更是把我带回了20多年前。

2000年11月20日,我在巴格达的一家医院里出生。奶奶给我取名Ameen(艾明),阿拉伯语里是“真诚”的意思。

那时候伊拉克已经被国际社会制裁了10年,但人们总觉得日子会好起来的。我妈妈是英文教授,爸爸在政府部门工作。爷爷留下一栋三层小楼,奶奶住一楼,叔叔住二楼,我家住三楼,院子里铺着碧绿的草坪,餐桌上摆着烤全羊、鹰嘴豆汤和甜点库纳法。

可这一切在伊拉克战争之后都不复存在了。随时会被引爆的汽车,看不见的子弹,血肉模糊的尸体,构成了伊拉克人的日常。

我家紧邻的机场高速,是美军和武装分子争夺的交通要道。家里视野开阔的天台,也成了军事制高点。美军多次毫无征兆地闯进我家,暴躁地大喊大叫,命令我们趴在地上,用枪口抵着我们的后脑勺。

大人只能把小孩子关在家里,天台成了我们的游乐场。我常把长扫帚当作玩具枪,玩射击游戏。一天,一个美军车队路过,我举起扫帚朝车队做射击动作,嘴里还“呼呼呼”地喊。觉得好玩的我,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可美军哪管你是孩子还是大人,当即一通扫射,子弹打进了墙面。

正在晒衣服的妈妈立刻冲过来,把我和哥哥、堂哥扑倒在地上,一动不动。直到美军车队走远了,妈妈才松开手。我的鼻子撞到墙上,当场骨折。那道伤痕至今还在,一直在提醒我,差点死在美军的枪下。

2005年初的一天,一张白色纸条贴到了门口,意味着美军要征用这栋房子。它就像个催命符,驱赶我们离开自己的家。

伊拉克已经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。4岁多的我随家人挤在一辆面包车里,匆忙奔向叙利亚边境。面对美军巡查和防空警报,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,18个小时的车程像走了一辈子。

我那时候连护照都没有,爸爸只能带上一沓全家福照片,一张一张给叙利亚边境官看,证明我们是一家人。终于,我们进入叙利亚,离开了伊拉克。这一别就是20多年,现在我的阿拉伯语已经没有伊拉克口音了。

## 一个新名字



方浩明的杀青照

叙利亚小镇迈亚丁,一个被枣椰树环绕的地方,是我们生活了6年的容身之地。

日子在慢慢变好,爸爸在餐厅做服务员,妈妈在幼儿园当生活老师,哥哥姐姐们半工半读贴补家用,我也上小学了。

2008年,我们攒钱买下了租住的房子,大姐和一个在叙利亚经商的中国人结了婚。婚礼办完,他们去了中国,爸爸也一同前往。回来后,爸爸兴奋地说:“中国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,是另一个世界。”那时候谁也没想到,日后中国会成为我们的另一个家。

2011年初,“阿拉伯之春”席卷中东,叙利亚的局势急转直下,熟悉的氛围再次笼罩了我们。一家人必须再次离开,

可伊拉克仍处在混乱中。爸爸想到了中国,便联系大姐夫帮忙办签证。一个月后,我们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房子,经土耳其转机,飞往北京。飞机降落时,我注意到这里的建筑没有弹孔,就像父亲说的,是另一个世界。

两周后,我们到了宁夏银川。刚住下没几天,一天深夜,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爆炸声。我很害怕:“是炮弹吗?我们要躲起来吗?”在伊拉克,我见过导弹划破夜空的火光;在叙利亚,我听过弹片撕裂大地的轰鸣——那都是死亡在敲门。可这一次,爸爸打开门,我们愣住了。漫天的烟花像盛开的花朵,把夜光照得发亮。原来是中国人在过春节,到处是欢声笑语。

刚到中国时,我一句中文也不会。可老师和同学们耐心地教我中文,鼓励我参加演讲比赛,还拉着我一起踢足球。2017年,我考上了北方民族大学。国际教育学院的白院长为我取名“方浩明”,“方”取自北方民族大学,“浩明”寓意浩瀚光明,又与我的原名“艾明”谐音。看着学生证上这三个字,我感觉自己像是重新出生了一次。

大学里我选修了历史课。讲到南京大屠杀时,老师展示了许多照片,悲惨的故事让我后背发凉。我想起了伊拉克的废墟、叙利亚的流民,我太懂那种痛苦了。从那时起,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:要做一名记者,把故事讲出去,让更多人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。

大学毕业后,我成了迪拜中阿卫视的驻华记者。我一直在想,如何让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看到真实的彼此。偶然间,我拍的一条海南热带雨林的视频爆火,大量的阿拉伯网友留言:“这是中国吗?”“怎么去?”我因此明白,打破偏见不需要长篇大论,只需要把最真实的中国“端”到大家面前。这些年,我用脚步丈量中国,把安稳生活的模样原原本本地传回20多个阿拉伯国家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2025年9月3日的九三阅兵。当我站在天安门广场,看徒步方队步伐铿锵,装备方队隆隆轰鸣,8万羽和平鸽展翅高飞,我的手在抖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后来无数人问我,你一个外国人,怎么在中国阅兵式上哭了?因为我太知道和平有多宝贵,我多希望伊拉克也能拥有这样的和平。

## 1000个希望



2024年,方浩明在伊拉克探访中方援建的小学,与孩子们合影

离开伊拉克后,我在梦里无数次回到巴格达。可现实中的我,害怕面对记忆中的故乡,害怕发现它已面目全非,更害怕自己早已成了陌生人。

2024年初,一家在伊拉克承建重大项目的中国企业联系到我,邀请我去看看他们的项目。一开始我是犹豫的,可对对方的话触动了我:“你回去看看吧,那里正在发生变化,和你一样的年轻人正在重建家园。”这让我下了决心。

几个月后,当我真正踏上故土,眼前的一切让我觉得熟悉又陌生。这里有战争留下的伤痕,也有建设者忙碌的身影。许多基础设施都是中国制造,大街上跑着中国品牌汽

车,开中国车成了很潮的事。可刚回去没两天,战争又堵到了家门口。以色列和伊朗打起来了,伊拉克夹在中间,无人机和导弹在头顶穿梭。前一秒我还西装革履地准备采访,后一秒就被迫套上防弹衣、戴上钢盔。警报声响起的那一刻,我恍惚回到了小时候。伊拉克真难,伊拉克人真苦!

我们被迫取消了原定的大部分采访,但我还是看到了想看的画面。

根据一项合作协议,中方将支持伊拉克建设1000所示范学校,我参观了其中一所小学。孩子们穿着干净的校服,教室宽敞明亮,多媒体设备一应俱全。一群孩子围上来,用稚嫩的声音喊:“China, I love you!”

如果说医院救治的是现在,那么学校孕育的就是未来。看着这些笑脸,我想起自己的童年,也在那一刻确信,伊拉克的未来会不一样。这1000所学校,就像1000座土壤肥沃、阳光充足的花园,会培育出科学家、工程师、艺术家,和这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明天。

电影里的徐福说,好好吃饭。这四个字,在和平年代是一句日常的叮嘱,在战争年代却是一种奢望。

如今的我不用再担心炮弹何时落下,也不用再为下一顿饭发愁,只需要安心享受食材在锅里翻炒的声响,感受熟悉的味道带来的治愈。这也是我的愿望,真正的幸福,就是和家人在一起,好好吃饭。(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)

据《环球人物》